

死

贊曰夫媚以色事人者非其利則不合矣而  
楊能報帥以死義也却帥之賂廉也雖爲娼差  
足多乎

李娃傳

唐 白行簡 撰

汧國夫人李娃長安之娼女也節行瓌竒有足  
稱歎故監察御史白行簡爲傳述天寶中有常  
州刺史榮陽公者略其名氏不書時望甚崇家  
徒甚殷知命之年有一子始弱冠儁朗有詞藻  
迥然不羣深爲時輩推伏其父愛而器之曰此  
吾家千里駒也應鄉試秀才舉將行乃盛其服  
玩車馬之飾計其京師薪儲之費謂之曰吾觀



爾之才當一戰而霸今備二載之用且豐爾之  
給將爲其志也生亦自負視一第如指掌自毗  
陵發月餘抵長安居於布政里常遊東市還自  
平康東門入將訪友於西南至鳴珂曲見一宅  
門庭不甚廣而室宇嚴邃闔一扉有娃方憑一  
雙鬟青衣而立妖姿耍妙絕代未有生忽見之  
不覺停驂久之徘徊不能去乃詐墜鞭於地俟  
其從者勅取之累眄於娃娃迴眸凝睇情甚相  
慕竟不敢措辭而去生自爾意若有失乃密徵  
其友遊長安之熟者以訊之友曰此狎邪女李  
氏宅也曰娃可求乎對曰李氏頗瞻前與之通  
者多貴戚豪族所得甚廣非累百萬不能動其  
志也生曰苟患其不諧雖百萬何惜他日乃繫  
其衣服盛賓從而往扣其門俄有侍兒啟扃生  
曰此誰之第邪侍兒不答馳走大呼曰前時遺  
策郎也娃大悅曰爾姑止之吾當整粧易服而  
出生聞之私喜乃引至蕭牆間見一姥垂白上  
接卽娃母也生跪拜前致詞曰聞茲地有隙院



願稅以居信乎姥曰懼其淺陋湫隘不足以辱  
長者所處安敢言直耶延生於遲賓之館館宇  
甚麗與生偶坐因曰某有女嬌小伎藝薄劣欣  
見賓客願將見之乃命娃出明眸皓腕舉步豔  
異生遽驚起莫敢仰視與之拜迎叙寒燠觸類  
妍媚目所未睹復坐烹茶斟酒器用甚潔久之  
日暮鼓聲四動姥訪其居遠近鼓已發矣生給  
之曰在延平門外數里冀其遠而見留也姥曰  
當速歸無犯禁生曰幸接歡笑不知日之云夕  
道里遼闊城內又無親戚將若之何娃曰不見  
責僻陋方將居之宿何害焉生數目姥姥曰唯  
唯生乃召其家童持雙縑請以備一宵之饌娃  
笑而止之曰賓主之儀且不然也今夕之費願  
以貧窶之家隨其疎糲以進之其餘以俟他辰  
固辭終不許俄徒坐于西堂帷幙簾榻煥然奪  
目粧奩衾枕亦皆侈麗乃張燭進饌品味甚盛  
徹饌姥起生娃談話方切談諧調笑無所不至  
生日前偶過其門遇卿適在屏間厥後心常勤



念雖寢與食未常或捨娃曰我心亦如之生日  
今之來非直求居而已願償平生之志但未知  
命也若何言未終姥至訪其故具以告姥笑曰  
男女之際大慾存焉情苟相得雖父母之命不  
能止也女子固陋曷足以薦君子之枕席生遽  
下階拜而謝焉曰願以已爲廝養姥遂目之爲  
郎飲酣而散及旦盡徙其囊橐因家於李之第  
自是生屏跡戢身不復與親知相聞日會其倡  
優儕類嬉戲遊宴囊中盡空乃鬻俊乘及其家  
童歲餘資財僕馬蕩盡邇來姥意漸怠妓情彌  
篤他日娃謂生日與郎相知一年無孕嗣常聞  
竹林神者報應如嚮將致薦酹求之可乎生不  
之悟大喜乃質衣於肆以備牢醴與娃同謁祠  
宇而禱祝焉信宿而返策驢而後至里北門娃  
謂生日此東轉小曲中某之姨宅也將憇而覲  
之可乎生如其言前行不踰百步果見一車門  
窺其際甚弘敞其青衣自車後止之曰至矣生  
下適有一人出訪曰誰曰李娃也乃入告俄有



一嫗至年可四十餘與之將迎曰吾甥來否娃下車嫗逆訪之曰何久疎絕相視而笑娃引生拜之旣見遂偕入西戟門偏院中有山亭竹樹葱蒨池榭幽絕生謂娃曰此姨之私第耶笑而不答以他語對俄獻茶果甚珍竒食頃有一人鞞大宛汗流馳至曰姥遇暴疾頗甚殆不識人宜速歸娃謂姨曰方寸亂矣某騎而前去當令返乘便與郎偕來生擬隨之其姨與侍兒偶語一手揮之令生止於戶外曰姥且歿矣當與某

議喪事以濟其急奈何遽相隨而去乃止共計其凶儀齋祭之用日晚乘不至姨言曰無復命何也郎驟往覘之某當繼至生遽往至舊宅門扃鑰甚密以泥緘之生大駭詰其憐人憐人曰李本稅此而居約已周矣第主自收姥徙居而且再宿矣徵徙何處曰不詳其所生將馳赴宣陽以詰其姨日已晚矣計程不能達乃弛其裝服質饌而食賃榻而寢生恚怒方甚自昏通旦目不交睫質明乃策蹇而去旣至連扣其扉食



頃無人應生大呼數四有宦者徐出生遽訪之  
姨氏在乎曰無之主曰昨暮至此何故匿之訪  
其誰氏之第曰此崔尚書宅昨者有一人稅此  
院云遲中表之遠至者未暮去矣生惶惑發狂  
罔知所措因返訪布政舊邸邸主哀而進膳生  
怨懣絕食三日搆癘甚篤旬餘逾甚邸主懼其  
不起所疾徙之於凶肆中綿綴移時闔肆之人  
共傷嘆而互飼之後稍愈杖而能起繇是凶肆  
多日假之令執穗惟獲其直以自給累月漸復  
壯每聽其哀歌自歎不及逝者輒嗚咽流涕不  
能自止歸則效之生聰敏者也無何曲盡其妙  
雖長安無有倫比初二肆之傭凶器者互爭勝  
負其東肆車輦皆竒麗殆不敵唯哀挽劣焉其  
東肆長知生妙絕迺餼錢二萬索顧焉其黨者  
舊共較其所能者陰教生新聲而相讚和累旬  
人莫知之其二肆長相謂曰我欲各閱所傭之  
器於天門街以優劣其不勝者罰直五萬以備  
酒饌之用可乎二肆許諾乃邀立符契署以保



證然後閱之士女大蘇會聚至數萬於是里胥  
告於賊曹賊曹聞於京尹四方之士盡赴趨焉  
巷無居人自旦閱之及亭午歷抵輦輦威儀之  
具西肆皆不勝師有慙色迺置層榻於南隅有  
長鬣者擁鐸而進翊衛數人於是奮髯揚眉扼  
腕頓顙而登乃歌白馬之詞特其夙勝顧眄左  
右傍若無人齊聲讚揚之自以爲獨步一時不  
可得而屈也有頃東肆長於北隅上設連榻有  
烏巾少年左右五六人秉髮而至卽生也整衣  
服俯仰甚徐申喉發調容若不勝乃歌薤露之  
章舉聲清越嚮振林木曲度未終聞者歔歔掩  
泣西肆長爲衆所誚益慙恥密置所輸之直於  
前乃潛遁焉四座愕眙莫之測也先是天子方  
下詔俾外方之牧歲一至闕下謂之入計時也  
適遇生之父在京師與同列者易服章竊往觀  
焉有老豎卽生乳母壻也見生之舉措辭氣將  
認之而未敢乃泫然流涕生父驚而詰之因告  
曰歌者之貌酷似郎之亾子父曰吾子以多財



爲盜所害奚至是耶言訖亦泣及歸豎間馳往  
訪於同黨曰向歌者誰若斯之妙歟皆曰某氏  
之子徵其名且易之矣豎凜然大驚徐往迫而  
察之生見豎色動迴翔將匿於衆中豎遽持其  
袂曰豈非某乎相持而泣遂載以歸至其室父  
責曰志行若此汗辱吾門何施面目復相見也  
迺徒行出至曲江西杏園東去其衣服以馬鞭  
鞭之數百生不勝其苦而斃父棄之而去其師  
命相狎嫖者陰隨之歸告同黨共加傷歎令二  
人齋蓐席瘞焉至則心下微溫舉之良久氣稍  
通因共荷而歸以蓐筒灌勺飲經宿乃活月餘  
手足不能自舉其楚撻之處皆潰爛穢甚同輩  
患之一夕棄於道周行路咸傷之往往投其餘  
食得以充腸十旬方杖策而起披布裘裘有百  
結縷縷如懸鶉持一破甌巡於閭里以乞食爲  
事自秋徂冬夜入於糞壤窟室晝則周遊鄽肆  
一旦大雪生爲凍餒所驅冒雪而出乞食之聲  
甚苦聞見者莫不悽惻時雪方甚人家外戶多



不發至安邑東門循里垣北轉第七八有一門  
獨啟左扉卽娃之第也生不知之偶連聲疾呼  
饑凍之甚音嚮悽切所不忍聽娃自閤中聞之  
謂侍兒曰此必生也我辨其音矣連步而出見  
生枯瘠疥癘殆非人狀娃意感焉乃謂曰豈非  
某郎耶生憤懣絕倒口不能言頷頤而已娃前  
抱其頸以繡襦擁而歸於西廂失聲長慟曰令  
子一朝及此我之罪也蘇而復絕姥大駭奔至  
曰何也娃曰某郎姥忽曰當逐之奈何令至此  
娃歛容却睇曰不然此良家子也當昔驅高車  
持金裝至某之室不踰期而蕩盡且互設詭計  
捨而逐之殆非人行令其矢志不得齒於人倫  
父子之道天性也使其情絕殺而棄之又困躓  
若此天下之人盡知爲某也生親戚滿朝一旦  
當權者熟察其本末禍將及矣况欺天負人鬼  
神不佑無自貽其殃耳某爲姥子迨今有二十  
歲矣計其貲不啻直千金今姥年六十餘願計  
二十年衣食之用以贖身當與此子別卜所詣



所詣非遙晨昏得以溫清某願足矣姥度其志不可奪也因許之給姥之餘有百金北隅四五家稅一隙院乃與生沐浴易其衣服爲湯粥通其腸次以蘇乳潤其藏旬餘方薦水陸之饌頭巾履襪皆取珍異者衣之未數月肌膚稍腴卒歲平愈如初異時娃謂生曰體以康矣志已壯矣淵思寂處默想曩昔之藝業可溫習乎生思之曰十得二三耳娃命車出遊生騎而從至旗亭南偏門鬻墳典之肆令生揀而市之計費百

金盡載以歸因令生斥棄百慮以志學俾夜作書孜孜矻矻娃常偶坐宵分乃寐伺其疲倦卽諭之綴詩賦二歲而業大就海內文籍莫不該覽生謂娃曰可策名試藝矣娃曰未也且令精熟以俟百戰更一年曰可行矣於是遂上一登甲科聲振禮闈雖前輩見其文罔不歛衽喜歡願友之而不得娃曰未也今秀士苟得一科擢一第則自謂可以取中朝之顯職擅天下之美名子行穢跡鄙不侔於他士當礱淬利器以求



再捷方可以連衡多士爭霸羣英生繇是益自  
勤苦聲價彌甚其年遇大比詔徵四方之雋生  
應直言極諫策科名第一授成都府參軍三事  
以降皆其友也將之官娃謂生曰今之復子本  
軀某不相負也願以殘年歸養老姥君當結媛  
鼎族以奉蒸嘗中外婚媾無自黥也勉思自愛  
某從去矣生泣曰子若棄我當自剄以就死娃  
固辭不從生勤請彌懇娃曰送子涉江至於劔  
門當令我迴生許諾月餘至劔門未反發而除

書至生父由常州詔入拜成都尹兼劔南採訪  
使浹辰父到生因投刺謁於郵亭父不敢認見  
其祖父官諱方大驚命登階撫背慟哭移時曰  
吾與爾父子如初因詰其由具陳其本末大奇  
之詰娃安在曰送某至此當今復還父曰不可  
翌日命駕與生先之成都留娃於劔門築別館  
以處之明日命媒氏通二姓之好備六禮以迎  
之遂如秦晉之偶娃既備禮歲時伏臘婦道甚  
修治家嚴整極爲親所眷尚後數歲生父母偕



歿持孝甚至有靈芝產於倚廬一歲三秀本道上聞又有白燕數十巢其層薨天子異之寵錫加等終制累遷清顯之任十年間至數郡娃封沂國夫人有四子皆爲大官其卑者猶爲太原尹弟兄姻媾皆甲門內外隆盛莫之與京

贊曰嗟乎娼蕩之姬節行如是雖古先烈女不能踰也焉得不爲之歎息哉余伯祖嘗牧晉州轉戶部爲水陸運使三任皆與生爲代故諳評其事貞元中余與隴西李公佐話婦人操烈之品格因遂述沂國之事公佐撫掌歎聽命余爲傳乃握管濡翰疏而存之

虞初志卷五終